

# 孿生太子賓館的前生今世

Different Fates of the “Twins” of Crown Prince Chalet

許勝發<sup>1</sup> Sheng-Fa Hsu  
徐明福<sup>2</sup> Min-Fu Hsu

## 摘要

金瓜石與菁桐為臺灣北部兩處重要之礦場地，皆曾短暫蓬勃於日治時期到國府初期，除主要礦產類別的差異，兩地也因分屬日臺不同企業主而在經營管理呈現各自的發展面貌。然而，兩地卻分別擁有一棟風格特徵及空間格局相似，且皆曾號稱為「太子賓館」的傳統日式木造建築。本文擬探究此兩棟看似孿生建築的創建身世背景與歷史命運造化之差異，作為了解兩地礦業發展史區域特色之參考。

**關鍵字：**太子賓館、日式建築、金瓜石、菁桐

## Abstract

Jinguashi and Jingtong used to be two important mining sites in northern Taiwan. The two places generated abundant prod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egin to the early days of post-war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main products, the gold mine Jinguashi and the coal mine Jingtong developed their very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one was manag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other by the Taiwanese owners. However, the two mining towns have two almost the same Japanese style clapboard siding buildings – similar not just in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interior space, both also once called “Crown Prince Chalet” – each standing insid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and compares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y of the two “twin buildings” as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places' mining history.

**Keywords:** Crown Prince Chalet, Japanese style building, Jinguashi, Jingtong



【圖 1】金瓜石太子賓館（2010/09/25）



【圖 2】菁桐太子賓館（2012/07/14）

1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生，Fadai.Hsu@gmail.com  
2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教授

## 壹、前言

金瓜石與菁桐為臺灣東北部重要之礦產地，各擁有一棟號稱「太子賓館」之傳統日式木造建築<sup>3</sup>。就字面意義，「太子賓館」直覺讓人與「太子」產生聯想，譬如曾經有前清或日治時期皇太子的蒞臨下榻，但稍微探究歷史發展背景，便可知這兩棟建築的「太子」身分都相對薄弱。然而，如再細究其時代背景的發展脈絡，卻又各自蘊藏著獨特且在地化的「太子」情節，隨著時空演替，述說著自身的「太子」傳奇。兩棟建築雖與礦業生產無直接之關係，但都曾是企業體在礦產地營運期間的門面之一，歷史發展中雖幾經易主，但空間仍大抵完整，當礦區的所有礦業生產設施幾乎都已隨著停工而遭到拆除或自然耗損消逝，這兩棟太子賓館卻因緣際會走過 80 到 90 年代礦區黯淡蕭條的歲月，捱到獲得法定文化資產身分而走入生命歷程另一個新的階段。近年的發展，大抵上金瓜石太子賓館被公部門凍結式保存，雖有限度地開放民眾參訪庭院景觀，但主體建築幾乎等同靜態標本原地陳列，且禁止民眾進入。而菁桐太子賓館則被屋主嘗試各種私人活化再利用的可能性，在開放與封閉思維中辯證拉扯，考驗著私有資產擁有法定文化資產身分後，如何能在不損及屋主權益的基礎下，實踐全民均享的文化財精神。

## 貳、金瓜石與菁桐礦業發展背景

### 一、金瓜石的礦業發展

金瓜石與九份是臺灣最主要的產金地區，日人治臺後開始有系統的大規模發掘。最初臺灣總督府以基隆山南北線為界，將東側的金瓜石礦山開採權給予田中長兵衛的田中組經營，西側的瑞芳礦山（九份地區）開採權給予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經營，兩者皆為日人企業體，在日本都擁有財力雄厚的礦業資產，且為當年日人接收臺灣期間處理軍隊後勤物資補給的「御用商人」，能獲得此區的採礦權，一般被認為是政治酬庸的結果<sup>4</sup>。

田中長兵衛在 1897（明治 30）年設立「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開始金瓜石地區有系統的金礦生產，1904 年又發現硫砷銅礦，使金瓜石因為豐富的金、銅蘊藏量而被譽為「亞洲第一貴金屬鑛山」，並且因為大量的開採而使此區短暫繁榮，奢華炫耀一時，但旋即陷入經營困境。1918 年該鑛技師田中清與後宮信太郎合組「田中鑛山株式會社」收購金瓜石鑛山，繼續勉為慘澹經營。1925 年後宮信太郎取得全部經營權，再改名為「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隨後於 1933 年遭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併購，更名為「臺灣鑛業株式會社」，並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 年由臺灣金銅鑛物局接收，1955 年改組為「臺灣金屬鑛物有限公司」，之後鑛脈逐漸耗竭，1987 年結束營業，停止採礦，土地轉移為台糖公司與台電公司所有並持續到今日<sup>5</sup>。

3 這兩棟建築在歷史發展中皆曾出現許多不同名稱，但本文行文中一般皆以「太子賓館」稱之，並在前面冠以地名「金瓜石」、「菁桐」以區別之。

4 唐羽，1985：93-94、陳斐翹，2004：38、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16。

5 劉珮君，2011：40、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16-21。

回顧金瓜石的礦業生產歷史，持續約 1 世紀便趨於沉寂，由 30 年代曾經的繁華「小上海」到 90 年代的落寞「悲情城市」，再到今日觀光遊憩主導的販賣歷史情境「小確幸」，相同的舞臺背景上演一齣時光快速流轉的礦業輪替沉浮戲曲。

綜觀日治時期金瓜石礦山的經營發展，幾次的易主都與黃金需求及世界經濟局勢消長、礦業生產方式侷限有關，然始終掌握於日人單一的會社企業體營運，與瑞芳礦山（九份地區）顏雲年在初期採小包分租開採，會社抽成的營運方式不同，兩者最終塑造出不同的空間區位配置景象，前者層級分明，並留下日式風格鮮明的宿舍區與礦產、辦公區空間，後者則呈現漢人聚落生活與生產空間混合且有機增長的景象。

## 二、菁桐（石底）的礦業發展

菁桐地區的礦業發展以煤礦為主，且主要掌握在基隆顏家手中。基隆顏家為臺灣近代五大家族中唯一以商業起家者，其發展以臺灣東北部為主，擁有較鮮明的地域性色彩。顏家在臺灣的祖業為煤礦開採，但其崛起主要由顏雲年在 1899-1909 年間藉由向藤田組承包九份鑛山的金礦開採而奠定基礎，顏雲年採用分散承包的策略，最終幾乎經營 90% 九份鑛山面積，至 1918 年「雲泉商會」（1903 年成立）改為株式會社，並收購藤田組在瑞芳礦山（九份）的全部產權。1923 年顏雲年過世後由顏國年（顏雲年弟弟）短暫經營，1937 年再由顏欽賢（顏雲年兒子）接手，使家族企業發展到鼎盛<sup>6</sup>。

除了金礦，顏家一直持續發展煤礦的開採事業，最終使顏家成為臺灣最大的礦產企業體。顏家的眾多煤礦區以石底煤礦區（現今平溪線鐵道周邊區域）最受重視，其開採始於 1918 年，由顏雲年延續九分採金與藤田組合作的默契，兩者共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開始生產煤礦，1920 年藤田組離開臺灣，將股份全部轉售予顏雲年，顏雲年另增資並將會社改名為「臺陽鑛業株式會社」，且擴展煤礦開採範圍，開啟獨霸臺灣煤礦產業的年代。1937 年顏欽賢接手家族事業，新設立瑞芳、石底、海山三個礦業所，並且為了節省成本，提升生產效率，決定在菁桐建造「石底大斜坑」，1939 年完工後開始統一集約出坑。1941 年因為戰爭因素致使會社進入停工狀態，之後國府時期顏家的相關企業因為涉及日人持股因素而經歷一段遭公部門整併的過渡期，至 1948 年改成立「臺陽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而石底煤礦區直至 1949 年才恢復生產，並於 1988 年結束營運，煤礦開採資產全部讓售，至此顏家所有煤礦開發事業皆終止<sup>7</sup>。

顏家立基於金煤兩礦業，發展歷程橫跨日治、國府兩時期，並在 1960 年代煤礦業出現危機時開始轉型，拓展多角化企業經營，包括造船、金屬工業、公共運輸等範疇<sup>8</sup>，最終退出礦產業而致力於其他事業體。整個菁桐地區（白石腳）也因為煤礦的開採而曾繁榮達 70 年時間，再恢復農村景象，近年則與金瓜石類似，因為工業遺產觀念的推動與觀光遊憩的發展而又活絡起來。由於菁桐地區幾乎都屬於私人的土地，臺陽公司離開後原先承租之土地及殘留之地上物遺構皆歸屬原地主，公部門不容易介入整合後續的觀光遊憩發展，僅能隨勢操作，點狀依附隨機發展，譬如搭上臺鐵的平溪線鐵道旅遊或平溪地區的天燈施放熱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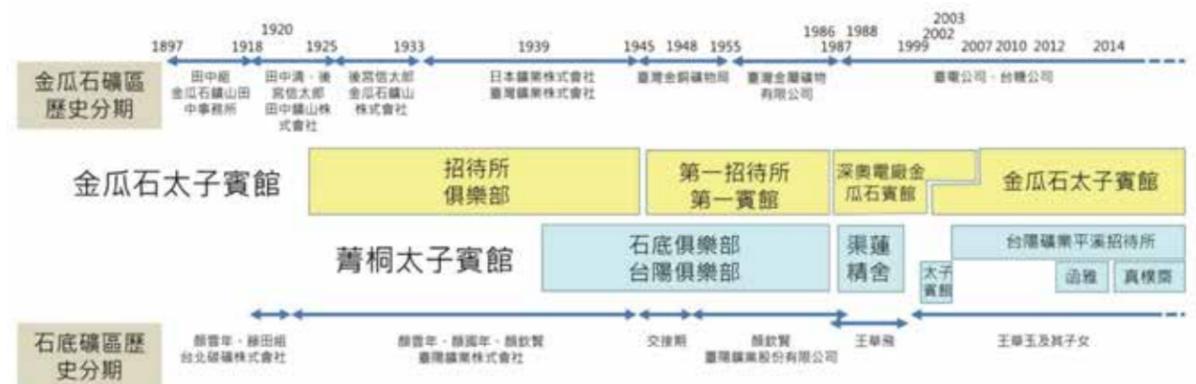
6 司馬嘯青，1987：24。  
7 陳勤忠，2001：2-23-25。  
8 陳慈玉，1999：136。

【表 1】金瓜石與菁桐礦業發展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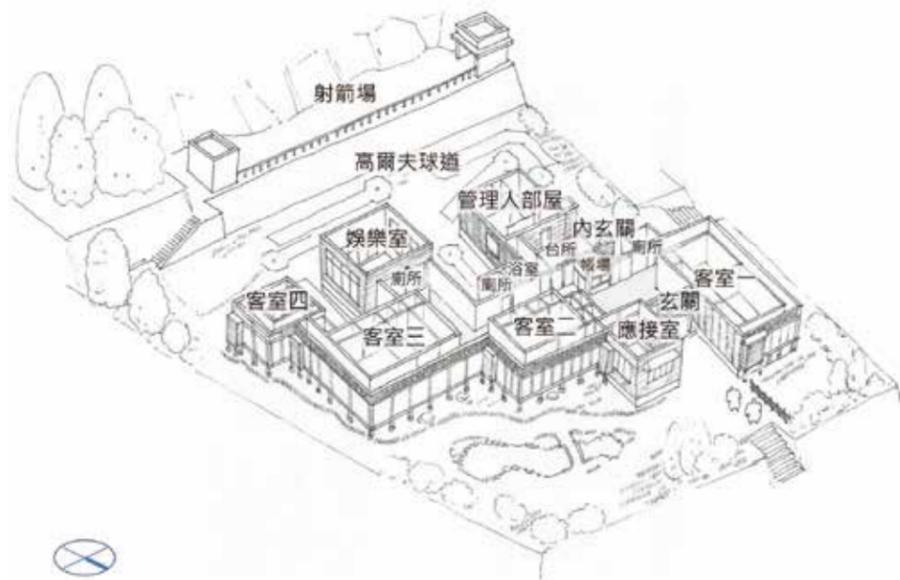
| 項目    | 金瓜石鑛山  | 菁桐（石底煤礦區）礦區   |
|-------|--|---------------|
| 業主屬性  | 日籍與官方  | 臺籍 / 私人       |
| 主要經營者 | 1897-1918：田中長兵衛的田中組<br>1918-1925：田中清、後宮信太郎的田中鑛山株式會社<br>1925-1933：後宮信太郎的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br>1933-1945：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的臺灣鑛業株式會社<br>1945-1955：臺灣金銅礦物局<br>1955-1987：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br>1987- 現今：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糖公司 | 基隆顏家          |
| 主要礦產  | 金、銅  | 煤             |
| 產礦方式  | 會社統一開採   | 會社統一開採，後期分包承租 |
| 開採時間  | 1897-1987  | 1918-1988     |

【表 2】兩棟太子賓館比較表

| 項目     | 金瓜石太子賓館             | 菁桐太子賓館       |
|--------|---------------------|--------------|
| 建造年代   | 約 1910 至 1930 年間    | 1939-1940 年  |
| 建築風格   | 日式書院造               | 日式書院造        |
| 構造形式   | 外牆雨淋板，一層木造瓦葺        | 外牆雨淋板，一層木造瓦葺 |
| 空間形式   | 中廊下型 / 雁行平面         | 中廊下型         |
| 基地面積   | 約 360 坪             | 約 600 坪      |
| 建築面積   | 約 141.5 坪           | 約 202 坪      |
| 其他附屬設施 | 日式庭園造景、射箭場、高爾夫球練習坑道 | 日式庭園造景       |



【圖 3】兩棟太子賓館的歷史發展變遷圖



【圖4】金瓜石太子賓館空間示意圖（2015/08/19繪製）

## 參、金瓜石太子賓館的歷史變遷

金瓜石礦區從日治時期的日人私有會社經營到國府時期的公營企業經營，其營運與土地所有權都掌握在日人與公部門之間，而日人嚴厲的執事態度讓礦區的空間配置區隔明顯，在地形上大致由上而下依序為出礦區、日式宿舍區、辦公區，這幾個區域連同其他服務設施、宗教設施、學校等空間，形成日籍員工活動的區域（國府時期成為公部門職員生活區），而臺籍員工則集中居住於更為下方的區域，以及後期的水涵洞地區。如此階層分明的空間層級區隔，基本上已大略定調今日金瓜石地區後續空間活化的格局限制，容易產生一種常民百姓無法介入的隔閡感，此困境在 2004 年黃金博物館進駐運作之後，便不斷被挑戰浮現。

金瓜石太子賓館位於整個日式宿舍區最東側的區域，西北側靠近主要辦公空間，地形上保有自然的邊界，可以俯瞰北側山谷，擁有極佳的景觀視野。其建築主體為日式書院造風格，並帶有部分的數寄屋造風格，構造為外牆使用雨淋板的一層木造瓦葺型式，空間型態為中廊下型，由中央走道串連各個空間，其中包括四間主要之寢房（客室），以及具洋式風格的應接室與娛樂室。由於主要寢房空間在平面安排上逐層退縮，因而帶有雁行平面的配置特色。後方庭院有小型高爾夫球練習場與射箭場，兼具西式與日式的休閒運動風格，此兩者使用混凝土材料，與主體建築木構造的形式差異大，且由後側庭院空間因為安置高爾夫球場而略顯擁擠觀之，此兩項設施與主體建築有可能分屬不同時期所建造。

關於金瓜石太子賓館建造目的有許多推論，包括做為礦山社長別墅、迎賓館、俱樂部、招待所、集會所、客室等<sup>9</sup>。然就空間格局與建築規模研判，可能是兼具宿泊、休憩與小型集會空間等各種機能，以會社或公司經營的角度而言，這類建築作為「俱樂部」與「迎賓館（招待所）」或兼具兩者機能的可能性最高。

金瓜石太子賓館的興建年代由於欠缺直接之證據，目前並無法論定，但主要有 1922 年或 1924 年兩種推論。依曾任職於臺金公司之鄭春山先生說法，此棟建築興建於 1922（大正 11）年，乃田中組為迎接裕仁皇太子於 1923 年「東宮行啟」巡行臺灣期間參訪金瓜石所特別建造之「御泊所」<sup>10</sup>，換言之，是作為皇太子巡行金瓜石礦山的住宿館舍。

然而事實上裕仁皇太子 1923 年 4 月 16 日至 27 日共 12 日的「東宮行啟」巡行臺灣期間，並未真正蒞臨金瓜石訪視，自然不可能下榻此棟建築。雖然裕仁皇太子未親臨金瓜石，但依據 1923 年 4 月 27 日及 28 日《臺南新報》的報導以及《臺灣礦業會報》第 98 號所載，當年 4 月 26 日下午確實曾有皇太子的御差遣使服部東宮武官，帶領水越府事務官、鄉田軍參謀、篠崎州理事官等人前往金瓜石訪視，但僅短暫停留便返回臺北，並未留宿過夜<sup>11</sup>。

1923 年裕仁太子「臺灣行啟」的原定期程為 4 月 9 日到 23 日共 15 日，但因為 4 月初有日本皇室的其他成員在法國發生意外過世，此行啟程因

而延後且縮短，改為 4 月 16 日到 27 日共 12 日，有些說法認為此行程的臨時改變是造成皇太子原欲訪視金瓜石的行程遭取消而改派御差遣使代為前往訪視<sup>12</sup>。然無論原先的期程或是延後縮短的期程，金瓜石皆未列為皇太子預定訪視之地點，而基於交通及防衛安全考量的緣故，最初的行程安排已將許多較為偏遠及後山地區（宜蘭、花蓮）的參訪地點規劃由御差遣使前往代為視察，但金瓜石原初亦未列為御差遣使代為訪視之地點，而是在期程延後重新規劃時，才被安排於 4 月 26 日御差遣使由宜蘭返回臺北途中進行訪視。御史差遣代表的即是皇室，因而或許也能寬鬆地視同曾有皇室成員抵達金瓜石礦區訪視，來合理化這棟建築是為迎接日本皇室成員而建造的。

或許因為有著前述金瓜石太子賓館的建造目的是為了迎接裕仁皇太子參訪金瓜石礦區作為「御泊所」之用的推論，因而這棟建築被順勢判定完工於 1922 年，但此推論並無實際之建造資料可供佐證，僅能判定若當時迎接太子蒞臨的期望確實存在，礦區也已有相對應的準備，則此棟建築最初的建造年代必定早於 1923 年。

1920 年代為日人殖民臺灣進入中期成果展現的時間點，各項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大致完成，平地反抗勢力幾乎消弭，鎮壓北部原住民的計畫進入穩定階段，山地資源的開採逐步擴大，政治上日趨穩定、經濟上日益富饒，此時日本皇室接受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奏請，蒞臨臺灣視察<sup>13</sup>，正是展現日本國力現代化、凝聚國族意識，以及殖民統治

9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28-29。

10 鄭春山，2007：144。

11 1923 年 4 月 26 日皇太子御差遣使服部東宮武官帶領水越府事務官、鄉田軍參謀、篠崎州理事官等人於 0700 自大里簡便御所出發，1220 通過武丹坑（牡丹）驛，於瑞芳午膳後搭乘肩轎往返金瓜石礦山，1655 分經過八堵驛，之後返回臺北（《臺南新報》1923 年 4 月 27 日五版、1923 年 4 月 28 日五版）。由此時間表可知，若扣除搭乘火車以及瑞芳與金瓜石之間步行往返時間，皇太子的御差遣使實際停留在金瓜石礦山的時間是相當有限的。

12 鄭春山，2007：144-146。

13 這是臺灣總督府第四次奏請皇室巡視臺灣。第一次的奏請為 1912 年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在完成武力攻擊太魯閣地區原住民之後返回東京所提出，並獲得當時太子殿下允諾考慮來臺巡行，隨後臺灣總督府配合此計畫進行角板山及打狗山貴賓館新築工事及總督官邸修繕，然隔年（1913 年）明治天皇駕崩，此奏請皇室巡行臺灣的第一次計畫便告中止（吳慶甸，2005：2-7）。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任期間亦曾進行三次奏請皇室巡行臺灣，至 1923 年的第三次奏請才獲皇室同意。

成效的大好時機，透過皇室巡行此一具備「視覺支配」意象的統治儀典活動，強調君主制度絕對的統治權與神聖地位，對日本內地可以壓制自由民主的爭取，對臺灣亦可達到壓抑殖民地自治的聲音。而金瓜石為臺灣出產金礦品質最佳之處，乃展現臺灣總督府治理臺灣發展經濟的樣板之一，且是日資企業經營，因此臺灣總督府如安排此地作為讓皇太子了解臺灣礦業生產發展現況的範本是可以理解的。而以日人企業經營者的角度而言，皇太子蒞臨廠區參訪及下榻是何等榮耀之事，因此配合總督府的行程安排，為此特地興建招待所的主觀動機也是合理的推測。但若是考量 1923 年金瓜石礦山實際營運狀況，當時正處於 1918 至 1925 年田中清即將退出，後宮信太郎即將完全入主的過渡時期，現實面金瓜石礦山的營運正處於第一次繁榮後的衰退局面，當時的主事者田中清與總督府殖產局之間對於營運的發展方向存在明顯的期望落差而出現爭執，田中清甚至自行將提煉設施炸毀<sup>14</sup>，以避免繼續生產帶來更多的成本虧損，因此，這個時間點挑選金瓜石礦區作為臺灣總督府展示殖民地礦業生產成效的樣板是存在幾許尷尬處境的。另外，若考量當時金瓜石的地理區位偏僻，交通相對較不方便，出入須搭乘人力肩轎（宜蘭線鐵道 1924 年通車，瑞芳與金瓜石之間的輕便鐵道則遲至 1931 年才通車<sup>15</sup>），且有疫病傳染（瘧疾）、土匪出沒等問題，臺灣總督府或皇室安排皇太子至金瓜石參訪或下榻的可能性也不高。

裕仁皇太子在臺灣 12 天的訪視行程幾乎都被安排在臺灣西部的五大城市及周邊區域，城際之間交通主要由鐵道串聯，各城市內部則由汽車（自動車）道路聯繫，參訪的單位都屬於臺灣總督府（官方）所屬或相關機構，產業類別的產地參訪僅有總

督府專斷獨賣的臺南安平臺灣製鹽株式會社鹽田及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工廠，以及臺南安平的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鹹水養殖試驗場，並未參訪其他私人財閥或實業家之產業設施，且皆下榻於臺灣總督府所屬的賓館或地方官邸、招待所，如總督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臺中知事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臺南知事官邸（西方古典主義樣式建築）、高雄貴賓館（和洋併置式建築）等<sup>16</sup>，並無私人會社所屬建築或民間友人宅第之類的「御泊所」。這些官方安排的參訪或宿泊地點都位於主要交通要地附近，鄰近火車站，並且有足夠的防禦腹地，可保持參訪過程及休憩地點的安全，由此可知，總督府安排的訪視與住宿地點除了需能彰顯殖民統治與產業發展成效之外，交通順暢與安全考量也是重要的考量點，這時，私人會社的招待所或賓館要成為「御泊所」的可能性相對是較低的。另一方面，皇太子巡行期間未曾下榻私人宅第或會社招待所、賓館等，除了出於安全的顧慮，同時也能保持皇室絕對的神聖尊貴地位，並且避免造成企業體或人民認為皇室或總督府偏頗片面者的情勢出現，有其平衡國內政經勢力及穩固國族與殖民統治意涵的考量。

整體而言，此棟建築就作為迎接太子而特別建造一事，或許存在主觀上的期望，但卻無客觀上的條件。主觀上臺灣總督府與日商會社或許都存在著祈求皇太子蒞臨金瓜石巡視的期望，當時整個臺灣島甚至都沉浸在一種隨時要迎接皇太子蒞臨的氛圍中，然而，客觀上黃金礦產並非當時官方專賣管制的民生物資品或國防工業相關產業，且金瓜石礦產地存在交通不便、衛生條件及防禦安全的顧慮，這些都降低了皇太子蒞臨的可能性，最終改以派遣御差遣使代為巡視的方式，應該是兼顧了各種需求

14 唐羽，1985：118。  
15 張璣文，1994：37。  
16 吳馥甸，2005：3-3-4；附 2-1-79。

顧慮之後合宜的折衷因應表現。裕仁皇太子 1923 年的臺灣行啟為例年日本皇室抵達臺灣的最高層級，其返回日本 3 年後便登基成為昭和天皇，日後未再踏上臺灣一步，一直到 1945 年日人結束臺灣的統治，亦無其他皇太子再度蒞臨臺灣視察。因此，金瓜石太子賓館在整個日治時期，似乎成為一棟等不到太子蒞臨的「太子賓館」。

關於這棟建築是作為迎接皇太子巡行而特別於 1922 年建造的說法大約是在 2000 年之後才開始出現於雜誌或專書中，如朱瑞徵 2001 年的〈太子賓館小記〉、鄭春山 2004 年的〈太子賓館紀事〉、陳斐翥 2004 年的《黃金城傳奇金瓜石》等，這些文章可能是近年金瓜石「太子賓館」一詞的源頭，而這個興建目的與年代說法是目前最常被引用者，之後陸續出現此棟建築為「小型皇宮」，或是依照日本皇室規格建造的說法<sup>17</sup>，以及許多關於皇太子蒞臨金瓜石的傳聞<sup>18</sup>。而目前此棟建築的法定文資身分名稱即為「金瓜石太子賓館」，黃金博物館也於 2012 年出版名為《金瓜石太子賓館：身隱礦山的閃耀金光》的專書，並且在其策劃以金瓜石礦山歷史發展為背景，書寫於 2007 年的擬小說《孤寂的山城》中，亦曾鋪陳了國府時期具前清皇室血統的溥心畬先生受邀下榻此處的橋段，用來連結另類的皇族蒞臨景象。顯然認定此棟建築是與皇室成員保有脈絡淵源的「太子賓館」已成為當下大家對於此棟建築原初身分的「共識」，人們只在乎當初曾存在欲迎接太子入住的期望，而不在意太子是否真的蒞臨，或是否真的此棟建築是為了迎接太子所特地建造的。

17 陳斐翥，2004：100-103。  
18 甚至出現年邁日籍管家等候皇太子蒞臨的聊齋軼聞。  
19 堀込憲二，2007：13。  
20 堀込憲二，2007：14。

金瓜石太子賓館另一個興建年代的推測為 1924（大正 13）年，主要來源為西川滿 1957 年所著之後宮信太郎傳記式小說《黄金の人》中述說後宮信太郎於 1925 年入主金瓜石礦山，當時礦山的設施包括俱樂部等多項建築，此「俱樂部」為日式木造覆瓦建築，寬度約 12 間（約 21.6 公尺，此規模大約僅為現今的 1/2），並有庭園設施。當時後宮信太郎抵達礦山時，由田中清為其介紹周邊環境，提到此棟建築為 1924 年所建，原作為貴賓室，後改為俱樂部。此棟建築由屋內走廊向北方的山下俯瞰，可見到紅磚造之鑛山事務所、工員住宅群、小溪、群山以及西沉的日落景象。這些描述除規模之外，大致都符合現今太子賓館的景象，因此此棟建築被認為有可能在 1924 年完工<sup>19</sup>。而由此也可以知道此階段這棟建築是被稱為「俱樂部」，而非「太子賓館」。然而目前太子賓館建築的面寬約 42 公尺，遠大於西川滿書中所述的 12 間寬（約 21.6 公尺），兩者在規模上的差異顯示可能指涉不同建築或同一棟建築在 1924 年曾進行增建，這些似乎又增加原初建造年代的不確定性，讓這棟建築的實際興建年代又蒙上一層面紗。除此，堀込憲二教授由繪製於 1931 年的建築圖上將「客室四」標示為「離れ」（別館），以及此空間與「管理入部屋」屋架上的上棟柱「幣束」樣式不同，因而推論兩者的建造年代可能不同<sup>20</sup>，換言之，至少在日治時期昭和年間曾經歷一次之增改建，且其最初建造年代應該早於 1931 年，而最遲於 1931 年已達目前之規模。另由空間格局觀之，此棟建築的中央廊道轉折變化稍多，甚至存在高程差而需在廊道安置部分之踏階，且主入口深陷於應接室與客室一之中而顯現隱蔽性，與其他客室的開放性形成強烈反差，這些都可能顯示此棟建築曾經歷不同時期各自的需求而進行局部的增改建。對照金瓜石礦區日治時期

幾經易主的歷史背景，或許每一個新接手的經營者皆曾針對廠區設施進行必要之調整，這當中便可能包括此棟建築的增改建。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金瓜石太子賓館最初的建造目的與完工年代都無較明確之資料可供判定，目前已出現的年代推論看來都是出自無法確定來源真實性或間接性的推論，因此，或許只能寬鬆認定其最初大約完工於 1910 至 1930 年代之間，並經過至少一次之增改建而達現今之規模。而就作為迎接皇太子蒞臨住宿一事，即便歷任的日資經營者或背後支持者臺灣總督府可能有主觀迎接之意圖，但客觀的歷史發展中，並無皇太子的實際抵達入住。

1945 年此棟建築隨鑛山產權移轉至「臺灣金銅礦物局」，由私人會社資產轉變為公營單位資產。1955 年「臺灣金銅礦物局」改組為「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此棟建築改名為「第一招待所」，或「第一賓館」，主要任務成為接待貴賓之招待所，這段期間，僅有達官貴人或臺金公司高層相關者才可能進入此棟建築，譬如前總統蔣中正、前副總統謝東閔及何應欽將軍等<sup>21</sup>。1987 年「臺灣金屬礦物有限公司」結束營業，土地與建物所有權轉移給台糖公司與台電公司，此棟建築則歸台電公司所有，並持續到今日，其實際的管理維護工作交由蘇澳電廠負責，而此階段的名稱則改為「深澳電廠金瓜石賓館」<sup>22</sup>。

1987 年產權移轉後，金瓜石鑛山的結束運作致使此棟建築面臨乏人照料的荒廢敗落窘境，又遭逢數次颱風襲擊而嚴重毀損，台電公司遂於 1996 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修，乃目前所見之景象，然因為先前累積的各類損害過於嚴重，且修復過程欠缺詳實考證與整修紀錄，許多可供判定原初建造年代的關鍵性構造部位或構件形式可能皆已佚失或非原樣，使此棟建築的興建年代更難以藉由現存建築體本身尋找答案。

金瓜石太子賓館曾於 2001 年被文建會票選為《臺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當時使用的名稱為「瑞芳太子賓館」<sup>23</sup>。2004 年配合黃金博物館的成立，開放局部庭園空間供民眾參訪，但是建築本體的室內空間並未開放。2007 年 3 月 14 日被指定為「臺北縣縣定古蹟」，正式擁有法定的文化資產地位，其官方名稱便是「金瓜石太子賓館」，2010 年 12 月 25 日隨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而變更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仍沿用「金瓜石太子賓館」之名稱。目前室內空間依舊未開放，仍維持僅開放局部庭園空間供民眾參訪。

在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從日治時期的日人會社資產到國府時期的官營資產，金瓜石太子賓館始終維持其神秘性，讓一般的民眾無法真正體驗其內部之空間景象，彷彿真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太子」神聖性階層空間藩籬籠罩之。

21 鄭春山，2007：146。  
22 由 1996 年台電的修護報告名稱推測。  
23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2：36。



【圖 5】入口凹入，具隱蔽性及封閉性。(2011/10/29)



【圖 6】基座表面飾以 13 溝面磚(2011/10/29)



【圖 7】寢房由廊道圍繞(2011/10/29)



【圖 8】主要寢房(2011/10/29)



【圖 9】高爾夫球練習場(2011/10/29)



【圖 10】射箭場(2011/10/29)



【圖 11】具西式風格的休閒空間(2011/10/29)



【圖 12】主管單位堅持將外牆粉刷為淺紫色，使此棟建築被戲稱為「太紫賓館」。(2012/07/24)



【圖 13】菁桐太子賓館空間示意圖（2015/08/20 繪製）

## 肆、菁桐太子賓館的歷史變遷

菁桐太子賓館的位置介於白石腳日式宿舍區與商店區、菁桐火車站之間，有獨立之區位，單獨位於基隆河左岸，環境清幽雅緻，與右岸白石腳其他日式宿舍區有所區隔。東側圍牆外的道路有橋梁（民生橋）通往右岸（南側）白石腳地區的宿舍群區域。

菁桐太子賓館的建築風格與金瓜石太子賓館類似，兩者的建築主體都屬於日式書院造風格，構造為外牆使用雨淋板的一層木造瓦葺型式，空間型態為中廊下型，由中央走道串連各個空間，並且具洋式風格的娛樂室。但菁桐太子賓館規模較金瓜石太子賓館大，中央廊道較少轉折，寢房逐層退縮的現象不明顯，因而並無雁型平面的特徵，且整體封閉性較高，表現較高的私密性，另外，入口玄關帶有部分西方歷史裝飾風格，如門板的彩繪玻璃、廊柱的 13 溝面磚、地板的馬賽克磁磚拼貼等。

24 陳勤忠，2011：3-52-54

菁桐太子賓館的主入口位於北側，較隱密；側入口位於東側，臨道路。內部空間主要為客房，並有餐廳、圖書閱覽室、廁所、浴室等服務性空間，亦設有撞球間、桌球室等休閒設施<sup>24</sup>。此建築是臺陽會社招待貴賓以及舉辦會議、訓練、餐會或音樂會活動之場所，東側 10 間客房提供做為單身職員之宿舍，西側客房主要作為社長巡視廠區期間的寢房，後期並曾一度做為礦長之宿舍。由室內空間配置可知建造之初即有做為公共設施的機能考量，如撞球間、桌球室、圖書閱覽室等，但因為區位（與其他宿舍區隔著河流對望）的地理區隔及空間層級（鄰近日籍主管、技術員居住之日式宿舍區，一般臺籍員工、眷屬不容易接近）的無形隔閡，此棟建築並沒有成為以臺籍人士為主的礦工生活區之主要公共空間。而臺陽會社員工對於這棟建築的稱呼，主要是以「石底俱樂部」或「臺陽俱樂部」為主，從未出現「太子賓館」一詞的稱呼。

此棟建築於 1939（昭和 14）年開始興建，1940 年完工<sup>24</sup>，距離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已有 17 年之久，兩者並無直接之關係。臺陽企業體與裕仁皇太子之間的聯想可能主要與顏欽賢成年之前在日本生活，以及日治時期與總督府官方互動關係的建立有關，另外，欲仁皇太子與顏欽賢兩人年紀相仿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傳聞昭和天皇（裕仁太子）的兒子明仁太子（現今的平成天皇）1959 年婚禮時，顏欽賢即為臺灣受邀的 3 位貴賓之一<sup>25</sup>，由此可知顏家與日本皇室及昔日總督府方面的良好關係並不亞於在臺日資會社或財閥<sup>26</sup>。甚至也有傳聞 1923 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期間原先預定入住的是顏家位於基隆的陋園，而非田中組在金瓜石所建造的太子賓館<sup>27</sup>。然而臺陽會社決定在菁桐建造招待所的時間已是 1939（昭和 14）年<sup>28</sup>，完工的時間點已是菁桐地區生產煤礦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是顏欽賢接掌臺陽企業體之後，決定以菁桐作為煤礦發展重心之地，配合新的礦場設施（主要為石底大斜坑的建造，建造完成後礦脈挖掘之煤可採系統性集約作業方式，統一由大斜坑出坑，以減少開採成本，增加工作效率）及大批礦工宿舍的完工而增設此「員工俱樂部」，一方面用作會社礦廠區事務的門面以招待貴賓之用，平時則做為員工休憩的俱樂部，而此俱樂部也帶有行館的意味，是顏欽賢視察石底大斜坑廠區時的臨時居所，類似的員工俱樂部，臺陽公司在文山煤礦區及瑞芳金礦區（九份）也曾設置過<sup>29</sup>，應該是建構會社在地區性礦場完整設施的一環。顏欽賢如此大規模且有系統的整

備礦區生產及員工生活設施，可以看出乃效仿日資會社的經營方式，致力於計畫性的統一生產模式，而有別於其父親顏雲年慣常採用的分包承租經營模式，藉以突破礦業生產的營運瓶頸。至於臺陽會社為臺資企業，為何會建造日式風格的俱樂部建築，這可能與顏欽賢受日本教育，在日本居住很長一段時間，生活習慣日式化有關，且該建築物完成於日治時期，當時可能下榻的貴賓以總督府相關官員或其他日資集團高層為主。另外，臺陽會社雖然為臺資企業體，但日治末期礦場的重要領導階層與技術職員皆以日本人為主，因此就作為招待貴賓的賓館機能或供員工休憩的俱樂部機能而言，建造成幾乎純粹日式風格的建築型態，都符合現實中可能使用此空間者的文化屬性與生活慣習。此棟建築鄰近日籍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區，也反映整體空間階層隱約分成較為高階的日籍宿舍建築群區域與較為低階的臺籍宿舍建築群區域。

戰後經歷一段產權釐清的階段，石底礦區於 1946 年重新回歸臺陽企業體掌控，菁桐太子賓館持續扮演臺陽公司在地方上的俱樂部與招待所角色，職員依舊稱其為「俱樂部」。1986 年，在臺陽公司即將結束石底煤礦開採時，顏家將菁桐太子賓館地上物售于王華飛居士（法號慧宗），並在原建築內為臺陽員工設置長生祿位，由居士早晚代為誦經祈福<sup>30</sup>，此舉足見顏家念舊以及善待職工之心。之後居士將該建築命名為「渠蓮精舍」，成為佛修禪地，居士深入簡出，生活低調，與附近住民互動較

24 同前註。

25 張瓊文，1994：61。

26 傳聞顏欽賢年輕時在日本求學與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為同窗，然此並非事實。裕仁皇太子的出生與去世時間都與顏欽賢相近，裕仁皇太子 1901 年出生於東京，1914 年於學習院初等科畢業，之後在東宮學問所讀書，1989 年去世（參考網路資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0469.htm>，擷取於 2015/7/28）。而顏欽賢 1902 年出生於基隆瑞芳，1918 年畢業於東京礪川小學，之後入群馬縣立高崎中學，1928 年畢業於立命館大學經濟科，1983 年去世，其整個求學階段雖都在日本度過，但似乎沒有與昭和天皇同窗的機會（興南新聞社，1943：104；唐羽，1999：418-424）。

27 顏家為此特地在陋園新建一棟「養浩樓」，準備做為裕仁太子蒞臨之「御泊所」，但事實上裕仁太子並未抵達。但 1929 年 5 月伏見宮博恭王率艦隊來臺灣演習，便曾在「養浩樓」居住達 7 天之久（張瓊文，1994：61）。

28 菁桐太子賓館完工的時間點接近太平洋戰爭的時期，臺灣幾乎已經走入戰時體制時期。隔年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29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146、羅濟昆，2009：131。

30 當時雖約定售價為 100 萬元，但顏家只收取 60 萬元，另外的費用則改做為在原建築內設置長生祿位之用。（許怡雯，2010）。

少，加上 1988 年臺陽公司結束石底煤礦的生產後已無相關職員進出，一般人到訪的機會更少，且庭院植栽茂密，外側又有圍牆與道路相隔離，使此棟建築物逐漸疏離地方居民的生活圈，最終成為一棟門院深鎖，保有距離感與神祕感的日式大宅第。1999 年王華飛居士過世，由其弟王華玉及子女接續繼承建物所有權。

在平溪線鐵道周邊觀光風潮逐漸盛行之後，2001 年菁桐太子賓館曾被文建會票選為《臺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當時的選拔名稱為「平溪臺陽俱樂部」<sup>30</sup>。2002 年屋主配合社區營造的推動，將此建築以「菁桐太子賓館」之名對外開放。2003 年被臺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依建築物最初建造目的定名為「臺陽礦業平溪招待所」，使菁桐太子賓館正式擁有法定的文化資產身分與名稱。2007 年由公部門補助，進行建築本體調查，並於 2010 年至 2012 年進行大規模整修，目前維持有限度地開放民眾參訪。

這棟建築物開始出現「太子賓館」一詞的說法，最早的來源應該是 2001 年報紙文章以及文建會推出之百大歷史建築票選活動相關文宣資料的錯誤臆測，之後造成地方推動觀光發展時誤引資料，有一段時間，這棟建築物開放民眾參訪時便因為資料引用錯誤而以「太子賓館」的名稱自居，當然，這樣的稱呼很快就被停用。隨著文化資產身分的認定以及後續的調查、修復工作證明，菁桐太子賓館早已失去「太子賓館」這個看似張冠李戴的誤用名諱，而被重新以「臺陽礦業平溪招待所」作為公部門文資身分編列認定的官方名稱，以及以「沐心山

房-函雅和洋折衷日式書院造建築」(2012-2014)、「真樸齋」(2014-)等作為屋主經營建築活化再利用的地方名稱。

雖無真正的皇太子蒞臨，菁桐太子賓館歷年曾經接待過臺灣總督以及國府時期的許多達官貴人下榻，符合其作為招待貴賓的賓館身分，或是招待所的空間層級意象。而顏欽賢先生 35 歲即接掌家族企業，其事必躬親以及積極威嚴的經營風格，在職員眼中儼然就是臺陽企業體的「太子社長」，並有「天皇陛下」之暱稱<sup>31</sup>，對照臺陽會社白石腳日式宿舍區被冠以「皇宮」(礦長宿舍)、「北海道」區之濃濃日式風味稱呼，此棟作為「俱樂部」的建築保有一間會社社長(顏欽賢)巡視期間居住之主臥室，是足以對位被稱為「太子賓館」的。換言之，顏欽賢本人就是臺陽會社的「太子」，而非指裕仁皇太子，而「太子賓館」是指顏欽賢在石底大斜坑礦廠區的「行館」，而非等待皇太子蒞臨下榻的「御泊所」。而同一時期，類似此格局的臺陽企業體「太子賓館」，至少便包括石底、瑞芳(金瓜石)、文山等處<sup>32</sup>，彷彿顏欽賢執掌期間在臺陽企業體營運範圍內所擁有的各地「行館」群。

基隆顏家向來表現出念舊與重視在地經濟發展及文化維護的精神，其後代雖逐漸淡出政治圈，但後續企業體的發展仍多根植於基隆、瑞芳一帶，具有明顯的地方區域性格。顏家將菁桐太子賓館以象徵性轉售方式托于王飛華居士照顧，一方面顯示希望藉由宗教力量來為員工祈福解厄，一方面也表露顏家顧念地方舊情份的在地精神，希望此一昔日被員工稱為「俱樂部」的舊建築仍能留在地方持續

30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2：36。

31 張璩文，1994：61；司馬嘯青，1987：62。

32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146。

使用。而顏家在瑞芳、平溪一帶的礦業生產期間，幾乎供養了大半的在地經濟發展，在礦脈逐漸耗盡時，也因為顧及在地員工的生活而勉力經營，維持至接近 1990 年代，讓多數的員工獲得較長的轉職時間，其在平溪地區留下的平溪線鐵道及相關礦業生產設施已成為 90 年代之後當地發展產業觀光的重要文化資產，今日，平溪地區作為臺灣礦業生產年代的見證者而能接續發展地方性觀光遊憩活動，背後顏家實為重要之奠基者，有其傳達固守在地化的精神價值而足以為當代人所感念。



【圖 14】北側正入口空間 (2012/07/14)



【圖 16】入口窗戶彩繪玻璃紋飾 (2012/07/14)

## 伍、結論：沒有關係的關係—金瓜石/裕仁太子/皇室 & 國族—菁桐/顏欽賢 & 臺陽太子/在地

相較於日治時期的諸多官方高等官舍或私人會社賓館、招待所等，金瓜石與菁桐這兩棟太子賓館的空間格局與華麗程度並非特別突出，沒有龐大高層化的建築量體，也沒有特別炫麗的奢華裝飾風格，僅能說是規模較大、用料較講究、施作較細緻的日式傳統單層木造建築。



【圖 15】玄關地板使用小口馬賽克拼貼 (2012/07/14)



【圖 17】入口門柱 13 溝面磚 (2012/07/14)

歷史的發展中，兩棟太子賓館都沒有真正的皇太子實際蒞臨。但其初創最主要的機能都是作為招待所或賓館之用，都曾是一種會社（或公司）在礦產區的門面意象，相對於已消逝或僅殘留遺構的諸多生產設施、構造物，這兩棟太子賓館仍相對保存完善，其精緻的空間形式已成為現今回顧過往礦區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對於豐富在地文化資產的價值內涵，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金瓜石與菁桐的「太子賓館」一詞，都在近年的鄉土文化熱潮與工業遺產觀光遊憩發展背景中亟待故事性連結的氛圍下被重新塑造、標誌，賦予歷史想像，雖帶有許多販賣歷史情境之觀光宣傳操作痕跡，卻也呈現一種地方在地意識對於過往歷史追憶的殷切需求，以及表達對於地理邊陲現實中不願被邊緣化的歷史糾葛情結（曾有接近國家權力核心的機會）。

就各自的歷史發展背景以及區位文化資產保存狀況而言，這兩棟「太子賓館」無論有無皇太子（最接近國家權力核心的象徵）實際下榻過，皆不損其高貴神秘的氣質與承載地方未來遊憩發展的要角身分地位。在沉寂一段時日後，因為產權移轉，即使當地方觀光遊憩逐漸開展的同時，位處遊人容易經過的區位，卻仍舊大門深鎖自成一幽閉場域，延續過往的空間區隔階層性，依然保有十足的神祕色彩。這種年代抽離與空間隔閡所造成的距離感，以及人們對於過往日治時期昭和年間富麗傳聞的想像，共同攪拌醞釀出一種虛構的歷史厚度，成為遊人追憶與想像的起點。因此，這兩棟「太子賓館」不必然需要有皇太子的真實蒞臨，他們已成為當代人們對於礦區過往歷史「集體記憶」的一環，在各自身世發展的歷史表述中，獨有其自成一方、細數地方脈絡淵源的「太子」傳奇格局（遙遠的太子與在地的太子），或許傳奇故事的詮釋重點不在於事

件本身的真實成分，而在於人們選擇相信的賴以聯繫過往歷史的價值認同感，因而，在經歷一甲子以上的歲月流轉，這兩棟建築擁有的文化資產價值都足以內化轉換成為臺灣近代礦業發展史中不可取代且「貨真價實」的「太子賓館」們。換言之，在礦區生產期間，這兩棟太子賓館最貼近真實的身分乃作為會社門面的招待所之用，並兼具職員俱樂部、宿舍的功用。而在礦區生產停止後，這兩棟太子賓館則承擔了人們對於「太子」高貴階層與歷史距離感的傳奇想像身分，其揉合真實與虛構的身世表白便端看後續主事者如何面對普羅民眾的親身參訪後給予適切的歷史詮釋，讓表面沒有關係的背後關係，可以逐層被誠實且豐富地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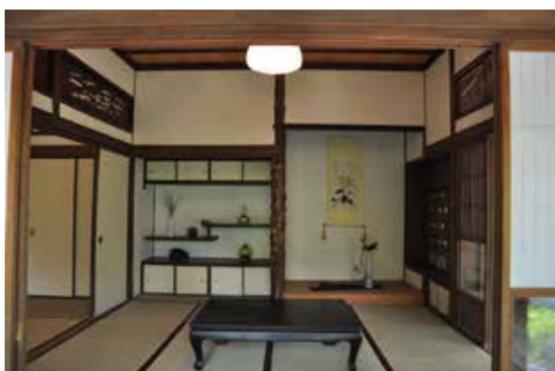
【圖 18】具穿透感的室內空間（2012/07/14）



【圖 19】兼做宴客使用的座敷（2012/07/14）



【圖 20】「欄間」雕有日本三大名景的嚴島神社景象（2012/07/14）



【圖 21】主要寢房景觀（2012/07/14）（2012/07/14）

## 參考文獻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2，《金瓜石太子賓館：身隱礦山的閃耀金光》，新北市：新北市黃金博物館。
- 台灣電力公司施工隊編，1996，《深澳電廠金瓜石賓館整修工程竣工報告》，臺北：台灣電力公司。
- 臺灣礦業會，1923，《臺灣礦業會報》第98號。
- 司馬嘯青，1987，《台灣五大家族 - 上》，臺北市：自立晚報。
- 朱瑞徵，2001，〈太子賓館小記〉《源》第32期。
- 吳馥甸，2005，《由1923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看都市空間之變化》，國立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 唐羽，1985，《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繡助學基金會。
- 唐羽，1999，《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市：臺陽公司。
- 堀込憲二，2007，《太子賓館保存維護研究調查》，新北縣：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
- 張璩文，1994，《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張藝曦，2007，《孤寂的山城》，臺北市：麥田出版。
- 許怡雯，2010，〈王貞守護70歲老宅：菁桐太子賓館光鮮重生〉，《時報周刊》1703期。
- 陳斐翊，2004，《黃金城傳奇：金瓜石》，臺北市：秋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陳勤忠，2011，《菁桐地區礦業建設與地方空間結構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慈玉，1999，《基隆顏家研究：臺灣礦業史上第一家族》，基隆市：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編，2002，《2001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1958，《臺陽礦業公司四十年誌》基隆：臺陽礦業公司。
- 劉珮君，2011，《從礦業到文化產業：濱海山區聚落金瓜石變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春山，2004，〈太子賓館紀事〉《北縣文化》第81期。
- 鄭春山，2007，《昔日風華展金瓜》，臺北市：鄭春山。
- 羅濟昆，2009，《臺北縣資深藝文人士口述歷史文史類：九份臺陽江兩旺口述歷史專書》，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